

杜維運著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

臺靜農題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杜維運著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

臺靜農題



臺灣學
生書局
印行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 / 杜維運著 --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 78
 6,178 面：21 公分 -- (史學叢書；11)
 附錄：錢大昕之史學
 參考書目：面 169-177

1 中國 - 史學 - 清 (1611-1912) 2 史學家 - 中國 - 歷史 I. 杜維運著
 601.92/8466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(全一冊)

著者：杜維運

出版者：臺灣學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三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六三五一五六・三六三一〇九七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明國印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桂林路二四二巷五七號

電話：三〇八九八二〇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

座 電話：三一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一五〇元
 平裝新臺幣一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初版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家重印自序

重印之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，爲三十年前之舊作，撫今思昔，有不能已於言者：

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，側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，從李玄伯師遊，治清代史學，取錢大昕、王鳴盛、全祖望、章學誠、趙翼諸史學名家之史學專著及詩文別集而讀之，心有所得，則箚記別紙，日久資料盈積，乃草成碩士論文八萬言，名之曰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。作業得成，暗自心喜，而不愜意處仍多。猶憶論文口試時，玄伯師、劉壽民師與蕭一山、祁樂同兩先生，爲考試委員，諸大師濟濟一堂，議論風生，法眼如炬，拙文之大誤得去，數十年來，感懷不已。今玄伯師與一山、樂同兩先生皆下世，而拙文猶存，慚何如哉？慚何如哉？！

臺灣大學文史叢刊選印研究生碩士與博士論文，拙文忝列其中，海內外藉見其文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（Frederick W. Mote）教授於中國史學研討課程上，取以爲參考書籍（a required reading），不以其學生習作而少之。復禮教授復懷疑作者爲一老童生，以其文字之走古奧之一途也（作者早年寫作，喜用文言，後則多用語體）。民國七十三年聚合舊作印行清代史學與史家一書，乾嘉時代，於趙翼史學部分，棄舊新寫，其它亦作修改，昔日論文面貌，大半不見，論者惜之。學生書局重印舊籍，學友宋德熹君熱心奔走，致拙文得以再現。讀者如

由此文瞭然於當年作者之稚幼，則亦此文問世之價值歟？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杜維運 自序於看山樓

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 目次

第一章 概 論.....	一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歷史考證學派.....	一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一) 概 述.....	一三
--------------	----

1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求真精神.....	一三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科學方法.....	一五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3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理論基礎.....	一六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二) 王鳴盛之史學.....	一九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1 王氏論經史之異同.....	二〇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 王氏治史重紀實.....	二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

3 王氏著述之方法及目的.....	二七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4 十七史商榷可議之處.....	三〇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三) 錢大昕之史學.....	三二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浙東史學派

(一) 浙東史學之特色及精神

(二) 全祖望之史學

- 1 全氏之蒐訪文獻及表章氣節……………五五
- 2 全氏治史之縝密精神及公正態度……………六七
- 3 全氏史學之淵源——由理學而治史學……………七二
- 4 全氏學問之博雅及身世之悲涼……………七五

(三) 章學誠之史學

- 1 章氏論史學與史料……………七七
- 甲 章氏所謂「史學」……………七七
- 乙 史書與史料劃分此疆彼界……………八一

1 錢氏之歷史考證學……………三三

2 錢氏之經學……………四〇

甲 錢氏經學之淵源……………四〇

乙 錢氏以治經之方法治史學……………四三

3 錢氏著史之才學識與元史之撰寫……………四五

丙 章氏重視史料	八五
----------	----

2 章氏論著史之方法	九〇
------------	----

甲 論如何蒐集史料	九〇
-----------	----

乙 論如何採擇史料	九二
-----------	----

丙 論如何陶鑄史料	九三
-----------	----

丁 論如何勒成一家之言	九七
-------------	----

a 文體之純一	九七
---------	----

b 史德之具備	九八
---------	----

c 別識心裁之立於事文之外	一〇一
---------------	-----

3 章氏理想中之史學鉅著	一〇三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趙翼與歷史歸納研究法

(一) 廿二史劄記爲趙氏之作品	一一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 劄記與趙氏舊著陔餘叢考之比較	一一四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2 劄記中趙氏之思想與趙氏其他作品中所表現之思想相符合	一一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3 劄記之撰寫寶山李保泰參與修訂	一一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趙氏之歷史歸納研究法	一二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 對照法.....一二七

2 排比法.....一三〇

3 彙敘法.....一三三

(三) 廿二史劄記引書之誤.....一三六

1 未細稽原文而誤.....一三七

2 刪節原文不慎而誤.....一三九

3 照原文鈔錄不慎而誤.....一四〇

4 望文生義未嘗參稽原文而誤.....一四一

5 以部分概括全體而誤.....一四二

6 卷帙羅列，參互比照，史實一時而誤移.....一四四

附錄：錢大昕之史學.....一四五

一、錢氏之歷史考據學.....一四六

二、錢氏之經學.....一五三

三、錢氏著史之才學識與元史之撰寫.....一五九

參考書目.....一六九

英文題要.....一七八

第一章 概 論

乾嘉以前，中國之史學，蓬蓬勃勃，最富創作精神。北宋史學大家之輩出，史學巨著之接踵問世，固不待言。即以清初而論，中國史學界仍氣象煥發，栩栩然有生氣，以極勇銳之努力，浩瀚之氣魄，欲爲大規模之創造者，叢出不絕。志修明史者，黃宗羲萬斯同而外，有吳炎，有潘耒，有戴名世，皆發願以私人之力著明史，刀鋸鼎鑊之誅，若有所弗覩。顧炎武治史雖已好言考證，然於歷代典章制度風俗習尚，多論列得失，以寓其經世致用之思想，是亦史學之一新支也。此時由顧氏新創之浙西之學，亦遠不若由黃宗羲開山之浙東史學爲盛。

時至乾嘉，風氣驟變，考據學風靡學界，一時史學大家，咸以考據學治史學，不言近世，但攻古代，利用輔助知識之廣博，爲古史訂譌文，正誤謬，補闕遺，離此則不敢有所馳騁縱橫，若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，若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，其代表著作也。於是蔚爲聲勢浩蕩之

歷史考證學派，聰明才智之士，咸趨此途。以大史學家章學誠之卓才宏識，大聲疾呼，思有以矯正之，而絲毫不能有所動。風氣所趨，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也。

史學重創作。發凡起例，能創垂體大思精之鉅著，而史料去取之際，偶一不慎，訛謬由之而發生；史學重考證，糾謬發覆，能啓釋千古不解之疑竇，而擘績補苴之餘，繁瑣鉅訂，史學因之以萎靡。乾嘉一百年之盛世，若馬班溫公之史學鉅著不可見，以錢大昕之博學多識，僅以最卓越之歷史考證學家名，史學界有考據之作，而無新著之史。吾人今日研究清史，鮮得聞清代當時人之記載，中國自漢魏以來二千年，私家史料之缺乏，亦未有甚於清代者。史學以記述當代爲首要，時代愈近，史料愈多，知之愈詳，詢訪質證亦愈便，以史學自任者，不以其時撰成宏博翔實之書以貽後人，致使千百年後，此一時期之史蹟，迷離徬徨，幾經無數專家，耗畢生之力，輾轉考證，而仍不能得其完全真相，此不能不令人浩嘆，而史學家亦不能不引爲愧怍者也。不幸乾嘉時代，史家集精力於博考古史，致以當代事蹟爲不足研究，此種學風及其心理，遺傳及於後輩，專喜擇摭殘編，不思創垂今錄，迄今中國史學界仍有此現象。此中國史學之衰也。

雖然，中國之史學，亦至乾嘉而驟放新異彩。

乾嘉時代之史學，卓然超越於前代者有三。一曰徵實之精神，二曰科學之研究方法，三曰理論體系之精密完成。此三者不惟開中國史學之新風氣，亦與西洋近代之新史學，遙遙相合。今請言其大端：

歷史考證學派治史，最富徵實之精神與科學之研究方法，亦與十九世紀歐洲語文考證學派之治史，蹊徑甚相接近。歷史考證學派認為史家應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據事直書，以使歷史真象暴白，語文考證學派大師蘭克（Leopold Von Ranke 1795-1886）於其日爾曼與羅曼尼斯民族史一書之序言曰：「歷史之目的，僅為陳示過去實際發生之情況而已」；歷史考證學派利用經學，小學，天文，輿地，金石，板本等輔助科學，以考訂史料，語文考證學派亦利用語言文字以批評史料；歷史考證學派凡立一義，必憑證據，歸納衆多史實而成其說，語文考證學派亦由史料而產生其史學觀點，離去事實而不敢有所馳騁縱橫。同是神往於徵實之信史，同是從事於史料之批評，同是着重於史實之綜合歸納。換言之，亦即皆富有實事求是之精神及科學之研究方法。此為中外史學上一殊饒趣味之比較，亦人類智慧之所應自豪者。中國於明清之際，耶穌會教士紛紛東來，傳教之外，大量介紹西學，中國朝野人士，一時為之風靡，然其時經介紹而發生影響之西學，祇天文曆算等實用科學，歐洲之史學，則未對中國史學界發生若何影響。清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放逐耶穌會教士，西學中絕者百年。此百年中，適值清雍乾嘉盛世，亦即中國歷史考證學極盛時代，此時中國史學之獨立發展，自不待言。自此時諸史家之全集中，亦不能發現若何受西洋史學影響之痕跡。且此時適值十八世紀，歐洲語文考證學派，則十九世紀之產物也，二者相去百年而互不相謀，中國且發達早於歐洲百年，此足證我國史學進步之神速，亦可說明我中華民族為世界一極優秀之民族也。史學家每言此種史學風氣之形成，由於明末王學之積弊，由於清代文網之森嚴，斯固理所不爽。吾則

以爲主要由於史學發展之自然趨勢。中國兩千年史學之發展，成就雖偉，流弊亦多，或強立文法，或妄相附會，或馳騁議論，或舞弄文墨，史學鉅製雖浩如煙海，毗繆舛譌則不一而足，史學發展至此，已成積重難返之勢。清儒生值其後，一反其虛妄，爲之糾謬發覆，爲之徵實考信，以掃清兩千年史學之陰霾，此史學家應有之覺悟，亦史學演化之自然過程也。洎乎風氣既成，舉世趨之，但事考訂，不知其他，則史學又不能不入於頹靡之途。十九世紀以後，歐美史學突飛猛進，中國史學則陷於停滯狀態，雖同光以後，中西文化急驟交流，中國史學受歐美史學之激盪，而發生蛻變，然所變者無幾，不過以尼博爾（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-1831）蘭克等歷史語言之考證，代替乾嘉時代之考證耳，同樣局促於支離破碎之小問題，同樣不能產生體大思精之大著作，故雖謂自乾嘉以來，中國之史學，無若何重大之進步可也。嗚呼，三百年之史學，徘徊於考據一途，而不另進一境焉，寧不可慨乎哉！就中國史學固有之所长，參以歐美史學研究之方法與撰述之體例，以創建中國今後之新史學，實爲當今之急務矣。

乾嘉之際，建立史學理論體系者，則浙東史學派也。當時立於歷史考證派之外者，爲浙東史學派及趙翼氏之自闢研究途徑。趙氏治史，純由史實之歸納，獲得結論，其方法之合乎科學精神，較之歷史考證學派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至於浙東史學派，則卓然獨樹一幟，爲千古史學闢其榛蕪，其中章學誠氏，尤爲突出，所著文史通義一書，不惟言中國史學界所未言，亦與近代歐美史家之史學思想，多有暗合，中國史學之理論體系，至是而趨於完成。章氏自言曰：「吾於史學，自信發凡起例，多爲後世開山。」（家書二。）又言：「拙撰文史通義，

中間議論開闢，實有不得已而發揮，爲千古史學開其榛蕪。」（與汪輝祖書。）雖爲自負之言，實屬平情之論。惜乎章氏值於乾嘉考據學極盛時期，其學見棄於當時，百年以後，始漸放異彩。大聲不入里耳，自無足怪。然以卓犖千古之史學大家，竟鬱鬱一生，不克展其抱負，爲斯學界衣被以別開生面，致有清一代史學僅以摭拾叢殘自足，誰之罪也！

此時期之史學家富有代表性者五人，則浙東史學派之全祖望、章學誠、歷史考證學派之王鳴盛、錢大昕，及立於此兩派之外之趙翼是也。全氏最長史才，章氏最富史識，錢氏最博史學，趙氏最精史法。王氏才不如全，識不如章，學不如錢，綜合能力不如趙，而治史實事求是，兢兢以「爲古人考誤訂疑」自守，離此不敢稍有所馳騁縱橫，乾嘉時代學人之治史，王氏最足爲典型人物，由王氏之言論，可知乾嘉時代史學風尚之所靡也，故亦舉王氏與諸家並列。

全氏才氣過人，文筆鋒利，所撰鮚埼亭集，汲汲表章明清鼎革之際奇節卓行之士，迄今讀之，猶令人感傷嚮往之不已。續宋元學案，百卷，廣搜遺文逸獻，有六百年儒林所不及知而全氏表而出之者。全氏傳記一人之生平或敘述一事之始末，皆能活潑動人，而又力求史實之真，在清代史學界，全氏實爲第一流之史才，惜乎中壽而逝，又生逢非時，不克展其所長，以創垂「成一家言」之史學鉅著，此則可爲浩歎者也。然「負史才者，不得身當史任，以盡其能事，亦當搜羅聞見，而竅其是非，自著一書，以附傳記之專家」（章學誠文史通義點臨篇），全氏亦稍可無愧矣。章氏評之曰：「全謝山文集，近始閱其詳，蓋於東南文獻，及勝國遺事，尤加意焉。生承諸老之後，淵源既深，通籍館閣，聞見更廣，故其所見較念魯（邵

廷采）先生頗爲宏潤，而其文辭不免冗蔓，語亦不甚選擇，又不免於複沓，不解文章互相詳略之法，如魯王起事六狂生學義始末，見於傳誌諸作，凡三四處。又所撰神道墓碑，多是擬作，而刻石見用者十居其五，是又狃於八家選集之古文義例，以碑誌爲古文中之大著述也。……乃嗤念魯先生爲迂陋，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。」（乙卯筭記）章氏推崇邵念魯，故對全氏多有貶辭（全氏攻擊邵氏思復堂集甚烈），頗覺不公，然全氏之短，亦可由此略見一二矣。

錢氏學問之博，一時無兩，求之古今史學家，亦殆罕其匹，經學，小學，天文，輿地，音韻，金石，校勘諸專門之學，皆無不通，亦皆無不精，所著廿二史考異、十駕齋養新錄，精審謹嚴，卓絕千古，方之經部，經義述聞之儔也。時人咸傾服之，錢氏在當時學術界聲譽之隆與地位之高，不亞於皖派漢學大師戴震。惟錢氏僅考史而不克傾其學以著史，計劃撰寫之元史亦未及定稿，朱一新評之曰：「竹汀史學絕精，第此爲讀史之始事，史之大端，不盡於此也。」（無邪堂答問）可謂一語道中矣。

趙氏用歸納史實之方法，以說明歷代治亂興衰之大端，在當時史學界，可謂開闢一新天地。歷史上諸多紛紜現象，實有賴於此種研究方法，以得正確之新解釋。今日吾人正宜擴大應用此種方法，以爲重建我數千年國史之新基石。惟趙氏以詩人而兼爲史家，耽於吟咏，氣浮心粗，所作廿二史劄記，引書時致訛誤，是亦美中不足也。

章氏史識，冠冕千古，不特並時史家錢王趙不能及而已。時人方徵逐於考訂，斤斤計較

於一字一句之間，章氏則上窺中國學術之源流，明尚書春秋之條貫，而推爲史學之大原，由尚書之遺義，用春秋之大法，以議史學之改革，其所擬之新義例，爲前人所未曾擬者也；其所倡之新通史，爲鄭樵通志以後之絕學也；其所強調之別識心裁，爲唐以後史家所鮮能瞭解者也；其所富有之經世思想，爲當時學者所絲毫不曾介然於懷者也。至於論著史之際，如何蒐集史料，如何採擇史料，如何陶鑄史料，如何勒成一家之言，皆有一極精密之方法論。讀章氏之書，可以對中國史學之整個發展變遷，有一清晰之概念；可以知如何運用新方法，採用新義例，以創垂新史學。中國史學界言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者，以章氏爲巨擘，方之歐美史家，亦略無遜色焉。然而曲高者和寡，每論一出，舉世「視爲怪物，詫爲異類」，（與族孫汝楠論學書）「從而鄙且笑者，十之四五，怒且罵者且倍焉」（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），甚至章氏「屬草未成，書未外見一字，而如沸之口，已譁議其書之不合」（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），而一時「自命專門著述者，率多陰用其言，陽更其貌，且有明翻其說，暗勦其意，幾於李義山之敝縑，身無完膚，杜子美之殘膏，人多沾丐」（與邵二雲論學），無怪章氏屢歎「坎軻潦倒之中，幾無生人之趣」也。觀章氏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云：「憶昨都門聚首，聲氣孤寂，惟與守一及足下兩三失意人，相與論文慰寂寞。今落落散去，惟僕作長安蠹粟僮矣。秋高氣清，齋心孤情，脫葉聚庭，輒增逆旅年華之感，望稽山而夢湘流，潛焉不知涕之何自？」眞令人與千古之浩歎矣！

經學之在清朝，地位至崇高者也。趙翼自序廿二史劄記云：

「閒居無事，翻書度日，而資性粗鈍，不能研究經學，惟歷代史書，事顯而義淺，便於流覽，爰取為日課。」

趙氏為史學大家，亦已自行低視史學。自錢大昕章學誠二氏積極提倡史學，史學之地位，始漸獲提高。

錢氏認為經史非二學，其言曰：

「經與史豈有二學哉！昔宣尼贊修六經，而尚書春秋，實為史家之權輿；漢世劉向父子，校理秘文為六略，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，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，初無經史之別。厥後蘭台東觀，作者益繁，李充、荀勗等創立四部，而經史始分，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。自王安石以猖狂詭誕之學，要君竊位，自造三經新義，驅海內而誦習之，甚至詆春秋為斷爛朝報；章蔡用事，祖述荊舒，屏棄通鑑為元祐學術，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。嗣是道學諸儒，講求心性，懼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，則有訶讀史為玩物喪志者，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，此特有為言之，而空疏淺薄者，託以藉口。由是說經者日多，治史者日少，彼之言曰：『經精而史粗也，經正而史雜也。予謂經以明倫，虛靈元妙之論，似精實非精也；經以致用，迂闊刻深之談，似正實非正也。太史公尊孔子為